

2024版统编历史七年级教材“材料研读”栏目教学运用研究

赵 瑾

天水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天水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2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6日

摘 要

2024版统编初中历史七年级教材严格依照《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完成修订, 七年级历史教材完整呈现中国古代发展脉络, 整体教学导向更加突出核心素养培育、史料探究教学与学生主体地位。“材料研读”作为贯穿七年级上下两册教材的核心辅助栏目, 在史料选择、排版设计、问题梯度、素养落地等方面较2016年版实现全方位优化, 是初中七年级历史课堂开展史料实证、训练历史思维、培育历史解释素养的关键载体。本文以2024版七年级历史教材为研究样本, 通过与2016版教材进行横向比照, 梳理七年级教材栏目修订亮点与内在育人优势; 细化栏目融入日常教学, 整合当前七年级史料教学普遍存在的各类问题, 提出有效策略, 为初中历史教师用好2024版七年级新教材、打造素养导向的高效历史课堂提供教学思路, 更好地促进“材料研读”栏目的有效运用。

关键词

2024版统编教材, 初中历史, 材料研读栏目,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Application of the “Material Reading” Column in the 2024 Edition of the Unified History Textbook for Grade 7

Jin Zh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Tianshui Gansu

Received: September 21, 2026; accepted: October 19,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6, 2026

Abstract

The 2024 edition of the unified ju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textbook for Grade Seven has been revised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History Curriculum Standards”. The Grade Seven history textbook fully presents the discovery context of ancient China, and the overall teaching orientation places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literacy, the explor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students. “Material Reading”, as a core auxiliary column running through the two volumes of the seventh grade textbooks, has been comprehensively optimized in terms of historical material selection, layout design, question gradi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literacy compared to the 2016 edition. It serves as a key carrier for conducting historical material verification, training historical thinking, and cultivating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literacy in the history classroom of the seventh grade of junior high school. This article takes the 2024 edition of the seventh-grade history textbook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through a horizontal comparison with the 2016 edition, sorts out the highlights of the column revisions and the inherent educa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seventh-grade textbook, and further refines the column to integrate into daily teaching, consolidate various commo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seventh grade historical materials teaching, and propose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provide teaching idea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to make good use of the 2024 Grade 7 textbooks and create efficient history classrooms oriented towards core competencies, and to better promote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the “Material Reading” column.

Keywords

The 2024 Edition of the Unified Textbook, Ju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Material Reading Column, Core Literacy in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2016 版与 2024 版七年级历史“材料研读”栏目对比

2016 版七年级上下册教材虽统一设置“材料研读”固定栏目，但整套七年级教材的编写思路依旧偏向传统知识本位，栏目仅作为课本知识点的补充材料，没有结合七年级学生刚接触历史、文言文基础薄弱的学情进行分层设计，史料内容难度失衡、思考问题浅层化，很难循序渐进落实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要求。核心素养不是直接由教师教出来的，而是在问题情境中借助问题解决的实践培育出来的[1]。2024 版七年级历史教材紧扣新课标育人理念，对上下两册“材料研读”栏目进行系统性升级，不管是外在的页面呈现形式，还是内在的史料选材、问题设计逻辑、素养渗透方式，都实现质的提升，更加贴合七年级学生认知水平与日常课堂教学节奏。书中的“材料研读”基本上都是列出简要的历史材料，并提出思考问题[2]。

1.1. 栏目整体布局与篇目分布

2016 版七年级课文排布疏密不均，部分重点课文配有多则史料，不少同等重要的课时却完全缺少“材料研读”板块，教师很难把史料研习作为初一常态化教学活动，大多只能随机挑选少量内容简单带过，栏目本身的教学价值被严重闲置。2024 版七年级教材上册 18 课时，下册全部课时实现栏目全覆盖，每一

课至少配备一处史料研读内容，贴合七年级中国古代史主线搭建完整史料学习链条，让史料阅读、史料分析成为初一历史课堂的常规环节。

1.2. 排版与呈现形式

2016 版栏目没有独立分区，史料文字和课文正文混杂在一起，字号字体无区分，长篇文言文缺少生僻字注音、古代制度白话注释，设置的思考题仅有一句简单设问，页面拥挤杂乱。刚升入初中的学生古文积累有限，阅读史料时极易产生畏难心理，很难主动思考史料背后的历史内涵。2024 版统一采用独立留白板块设计，史料关键语句加粗突出，官职、民族称谓、生僻字词全部附带注释，思考题天然分为基础理解、深度探究两个层次，大幅降低七年级学生的史料阅读门槛，兼顾史料严谨性与七年级学情适配性。

1.3. 史料选材来源

2016 版教材栏目史料来源十分单一，八成以上是正史原文摘抄，诗词、出土文物、图表、碑刻类素材占比极低，文字枯燥晦涩，和七年级学生认知距离较远。2024 版教材栏目打破单一文字史料局限，构建文献节选、唐宋诗词、民间歌谣、文物配图、图表、古代碑刻、后世史学评述等多元结合的史料体系，剔除繁杂无关记载，既保证史料权威真实，又通俗易懂、富有画面感，更容易调动七年级学生的阅读兴趣。

1.4. 问题设计与核心素养导向

2016 版教材栏目设问方式固化，基本都是“材料反映了什么历史现象”这类表层提问，答案能够直接从原文摘抄，不需要学生开展逻辑推理、辩证分析，长期使用只会让学生形成机械找答案的惰性思维，素养培育处于零散、无意识的状态。而 2024 版教材栏目构建“基础提取 - 深度分析 - 价值升华”三层递进式问题体系，所有设问都贴合七年级培养目标，精准对应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等素养，真正实现从单纯知识问答向思维探究、素养育人的转型。

综上所述，2016 版教材中“材料研读”只是依附课文的附属板块，侧重知识点记忆，缺少对七年级学生历史思维的分层训练，而 2024 版教材“材料研读”栏目则升级为课堂核心探究载体，排布均衡合理、史料贴合初一学情、设问具备完整思维梯度，为七年级素养型历史课堂常态化开展提供扎实教材支撑。

2. “材料研读”栏目核心教学理论与教材文本分析

2.1. 核心教学理论

1. 历史思维能力

“历史思维能力，是人们用以再认和再现历史事实，解释和理解历史现象，把握历史发展进程，分析和评价历史客体的一种素养” [3]。在历史学科的多元能力体系中，历史思维能力居于核心地位。“材料研读”栏目的设置与教材向“学材”转型的理念高度契合，能够多维度推动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发展。首先，栏目依托原始史料还原历史场景，能够激发学生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现象的感知、想象与联想，促进学生形象思维能力的发展。其次，栏目以史料为载体设置探究问题，学生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需要完成分析、对比、概括等一系列思维加工环节，历史逻辑思维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充分锻炼。此外，栏目部分设问不设置固定结论，多以“你认为”“谈谈你的看法”等开放性方式提问，鼓励学生整合所学知识自主表达见解，进而推动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提升。

2. 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

七年级学生大多处于形式运算前期，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抽象思考能力，但思维依旧需要借助具体的素材、情境作为支撑，很难直接处理过于抽象、纯理论化的知识。学生还无法完全脱离具体史实去把握宏大历史规律。“材料研读”栏目提供的原始片段史料、文物、记载文本，就充当了学生思维发展的“具体支架”。学生不是被动接收课本给出的现成历史结论，而是借助看得见的史料文本，逐步完成分析、对比、概括等认知操作，在处理具体史料信息的过程中，慢慢向抽象历史认知过渡。这也解释了 2024 版教材栏目为什么会精简文言文长度、增加注释、搭配图像，就是适配初中生该阶段的认知特征，避免超出学生认知水平的过难史料打击学习积极性。

3. 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

该理论区分了学生现实独立解决问题的水平，和在教师、同伴引导之下可以达到的潜在发展水平，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教学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落实到“材料研读”栏目教学当中，学生独立阅读史料，只能做到提取简单字面信息，这是现有发展水平；而在教师点拨、小组同伴合作探究之后，学生可以做到分析史料背景、辨析史料立场、评价历史事件，这就是潜在发展水平。2024 版教材该栏目设置“基础提取－深度分析－价值升华”的分层问题，本质上就是搭建阶梯式支架。教师不需要直接把答案全盘托出，而是依托栏目问题，通过适度提问、小组合作把学生推向潜在发展区，不断拓展学生解读史料、思考历史的能力边界，循序渐进锻炼历史思维。

4. 布鲁纳发现学习论

该理论强调学习的本质不是被动接收知识，而是学习者主动发现、建构知识的过程，提倡教师创设情境，让学生自主去探究、归纳，而不是灌输现成结论。探究式学习正是这一理论在历史课堂当中的实践体现。“材料研读”栏目恰好给发现学习提供了探究载体，史料就是待研究的历史证据，栏目设问就是探究线索。在小组合作研读《魏书·序纪》或者《史记》秦代相关记载的时候，学生自主阅读材料、梳理信息、交流观点，自己推导出历史认识，而不是直接背诵课本结论。教师的角色转为情境创设者与引导者，鼓励学生自主发现史料背后的历史逻辑。依靠发现式的史料探究，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才能够真正生成，而不是机械记忆结论。

综合来看，理论各有侧重又彼此互补。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提示我们要尊重七年级学生认知阶段，选用适配的史料素材；最近发展区理论指明教师要做好支架式引导，合理设置问题梯度；布鲁纳发现学习论则指明教学方式，要推行探究式学习，发挥学生主体性。三者共同为“材料研读”栏目开展历史思维培育、实施探究式课堂，打下教育心理学层面的理论根基。

2.2. 2024 版统编初中历史七年级教材“材料研读”栏目内容分析

根据表 1，2024 版统编初中历史七年级教材对“材料研读”栏目做了系统性的布局优化。七年级上册仅有 2 课时未设置栏目，对应原始社会早期内容，受传世史料遗存限制，缺少可供引用的文献素材；剩余 18 课时当中，17 课设置一则栏目，1 课设置两则栏目，共新增栏目内容 10 则。七年级下册则实现课时全覆盖，全部 21 课均配置一则“材料研读”栏目，没有单课设置两则栏目的情况，栏目内容累计新增 16 则。

Table 1. The class hours and content distribution of the “Material Reading” column in the 2024 edition of the textbook
表 1. 2024 版教材“材料研读”栏目的课时和内容分布

	未设置	设置一则	设置二则	内容
七年级上册	2 课	17 课	1 课	新增 10 则
七年级下册	0	21 课	0	新增 16 则

从整体来看,2024 版教材基本解决了栏目分布失衡的旧问题,除七年级上册前两课受史料客观条件制约以外,其余所课时均配备“材料研读”板块,尽量使学生每课都能接触到史料。栏目编排紧密跟随各单元教学主题,和课时教学目标一一对应,让史料研习成为每一堂历史课都可以开展的常规学习活动,改变了 2016 版部分课时无史料支撑的短板,进一步激发学生开展史料研读的学习兴趣。

3. “材料研读”栏目创新特质与课堂教学价值

3.1. “材料研读”栏目核心创新特质

2024 版教材“材料研读”栏目能够适配初一入门阶段的历史教学需求,核心在于编写团队从史料筛选、课文编排、分层育人目标三个层面做了精细化打磨,兼顾史学专业度和七年级课堂实用性。

1. 史料筛选做到史学严谨与初一学情双向平衡

史料“可以分成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两种,前者又可以称为原始史料,后者可以称为间接史料”[4]。2024 版教材“材料研读”栏目所有史料均出自正史实录、名家诗文、原始碑刻等权威文本,不会为简化解随意篡改史实内容;同时充分考虑学生刚接触古文、历史积累不足的现实,对长篇史料进行合理节选,只保留核心史实片段,针对古代官名、少数民族专有名词添加通俗注解,既保留史料原本的历史质感,又扫清七年级学生的文字阅读障碍,做到原文权威、阅读简单。

2. 栏目编排和七年级课文正文深度联动

2024 版每一则史料都精准匹配本课核心重难点,要么印证课本文字给出的历史结论,要么补充课本一笔带过的历史细节,要么对复杂古代制度进行拆解解读,自然形成“课文叙述-史料实证-探究问题”的完整逻辑链条。“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史料实证素养,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而且能使学生正确认识历史问题,辩证地分析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5]。七年级历史教材遵循中华文明起源、隋唐繁荣、宋元多元、明清巩固的时序排布史料,同单元、同一时代的史料相互呼应,帮助七年级学生搭建连贯、完整的中国古代史认知框架,不会出现碎片化历史记忆。

3. 育人目标实现七年级核心素养系统化落地

2024 版栏目摒弃只看重知识点背诵的编写思路,以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为栏目设计根本依据,结合七年级学生入门学习的特点,重点夯实史料实证、基础时空观念,侧重培养简单历史解释能力,潜移默化渗透唯物史观,依托民族交融、国家统一类素材涵养家国情怀。七年级历史教材中史料由浅入深排布学习任务,学生从读懂文字、提取基础史实起,慢慢学会分析历史事件的成因与影响,逐步建立完整、正向的历史认知,素养培育不再是空泛的教学口号,而是融入每一次史料阅读与思考。

3.2. “材料研读”栏目课堂教学核心价值

对于七年级历史课堂而言,“材料研读”栏目不只是补充阅读材料,更是革新课堂模式、循序渐进培育学生历史综合能力的核心抓手,拥有不可替代的多元教学价值。

1. 循序渐进塑造七年级学生历史思维,落地学科核心素养

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无法依靠教师口头讲解灌输,必须依托持续、轻量化的史料研习慢慢熏陶。“学科对学生核心素养的贡献,主要通过学科的具体化——课程教材与教学来实现。其中教科书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6]。七年级学生借助栏目简短史料练习提取时间、人物、事件等基础信息,建立“论从史出”最基础的史料实证意识。何谓“论从史出”?在历史研究中,“大致有两种:一是正向的,即研究者通过收集、梳理材料,确认史实并对其进行分析、探讨,最后得出结论。二是逆向的,即要求研究结果有据可循”[7]。史料对应的朝代地图定位历史时空,巩固时空观念;通过分析隋唐开放、明清治理等史料,简单梳理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形成基础历史解释;在梳理王朝更迭、经济发展史料的过程中,

初步理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阅读文成公主入藏、郑和下西洋等史料时，自发产生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涵养家国情怀。长期使用栏目开展课堂研习，能够改变初一学生死记硬背年代、事件的学习习惯，逐步形成理性、完整的基础历史思维。

2. 转变传统灌输式课堂，凸显七年级学生课堂主体地位

以往七年级历史课堂大多是教师通篇讲解、学生抄写背诵，学生很少拥有自主思考、交流表达的机会。2024 版栏目自带探究属性，非常适合开展自主阅读、情境讨论等轻量化课堂活动。教师不用一味单向输出知识点，而是依托栏目史料创设问题情境、抛出分层探究任务，引导学生自主读史料、互相交流观点、独立梳理历史线索，把课堂思考、表达、探究的主动权交给七年级学生，契合新课标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3. 丰富七年级课堂素材，拉近学生与古代历史的距离

七年级全部内容都是古代史，距离学生日常生活十分遥远，单纯依靠课本文字很容易枯燥乏味。2024 版栏目搭配唐诗、宋代文物、经济数据图表、古代壁画等多种鲜活素材，把抽象的古代制度、社会生活转化为直观可感的画面。唐诗让学生直观感受盛唐风气，文物图片再现古人日常，人口数据清晰展现古代经济发展，多样素材填补纯文字叙述的不足，弱化历史的距离感，充分激发初一学生学习历史的内在兴趣，提升课堂参与度。

3.3. “材料研读”栏目在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1. 部分材料较难

历史教材的编写应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能力。赵克礼提出历史教科书编纂的原则要遵循“教本”与“学本”兼顾性原则，既要方便教师教学，又要是学生的读本和帮手[8]。在日常教学中发现：“材料研读”部分内容设置较难，提出的问题较抽象，尤其是七年级古代史部分，材料内容多由文言文构成，缺乏对生僻字的注释，对学生的古文水平要求较高，对于刚步入初中七年级学生来说很难理解，影响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理解力，难以达成想要的教学效果。

2. 材料内容较少

关于对“材料研读”栏目存在的问题，部分学生和老师认为该栏目的材料内容较少。从该栏目的数量来看，每课中最多设置两则，大部分只有一则，2024 版统编教材只有前 2 课没有设置；在材料内容方面都是针对本课中某一历史知识点，如背景介绍、知识补充、情感提升等而设置，因此对于整体课文内容来说是有所缺失的。从字数上来讲，大部分材料只有 100~400 字，学生从史料中只能得出某一方面的历史信息，对于完整的认识历史存在一定的局限。

3. 问题设置缺乏针对性

在谈到材料与问题的关系时，何成刚和沈为慧认为，“问题”的提出应该充分地针对“材料”所提供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考察学生解读信息、获取信息的能力[9]。2024 版教材“材料研读”栏目其大部分的问题都能较好地根据材料信息提出针对性的问题。但是也有部分问题，或许想要更好地锻炼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在设问时则显得过于宽泛，其形式诸如“你如何理解”、“你怎么看待”、“这说明了什么”等等，并且没有提供任何思考方向，只是概括材料内容。这就使得学生在阅读材料时漫无目的，作答时也会出现答案偏离材料中心内容的情况。

4. 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栏目运用现状及策略

虽然 2024 版七年级全套教材栏目设计贴合初一学情，但一线七年级历史课堂在实际运用中依旧存在多重教学误区，史料使用、课堂设计、教师能力等方面均存在短板，多重问题叠加造成栏目资源闲置，

育人效果大打折扣，本部分统一梳理现实问题，并提出可实行的教学策略。

4.1. 教学现状分析

当前七年级史料教学普遍存在几类问题：第一，史料研读难度把控两极分化，部分教师全程翻译史料、直接给出问题答案，完全剥夺七年级学生自主阅读思考的机会；还有教师完全放手，不针对学生古文薄弱的学情做引导，学生读不懂史料，课堂探究流于形式；第二，栏目使用形式单一固化，大部分教师仅在讲授新课时简单读一读史料，不会将栏目素材用于课堂总结、课后拓展，没有充分挖掘栏目多元教学价值；第三，问题设计浅层化，很多教师依旧沿用旧教材教学思路，简化分层设问，只让学生摘抄表层信息，缺少分析、辩证类探究问题，核心素养培育停留在口头；第四，部分七年级教师史料专业素养不足，没有吃透新版七年级教材修订思路，对史料出处、史料局限性认知不足，教学设计老旧固化，难以发挥栏目分层育人优势。“教师专业素质，是指教师作为一种专职人员需要具备的素质。中学历史教师是历史教育中的主要实施者，对历史教育有关键的影响力”[10]。

4.2. “材料研读”栏目在教学中运用的策略

2024 版教材“材料研读”栏目拥有适配七年级学生的史料体系，但栏目育人价值能否实现，依靠教师贴合初一学情的课堂设计。很多教师依旧采用“全班齐读史料、对照课本答问题”的单一教学方式，浪费栏目分层、多元的设计优势。本部分结合七年级课堂流程，细化实操方法，让栏目自然融入课堂全部环节，全方位培育七年级学生的历史素养。

1. 依托栏目史料创设情境，打造适配七年级学生沉浸式课堂导入

课堂导入是抓住七年级学生注意力、快速营造历史氛围的关键环节。把“材料研读”栏目运用于课堂导入环节，有助于充分挖掘该栏目潜藏的教学价值。教师可以依托栏目提供的史料搭建起学生新旧历史认知之间的桥梁，借助史料研读唤醒学生的探究欲望。结合历史学科特点以及教学内容，教师可以灵活选用不同导入模式，既可以设计问题链导入，也可以开展情境式导入。从情境认知理论来看，知识的有效内化与迁移具有显著的情境依存性，学习者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通常需要情境作为支撑[11]。多样化的导入方式能够充分调动学生思维，潜移默化激活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① 问题链导入

“材料研读”栏目以“材料 + 问题”的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对栏目原有设问进行层级化拆解，构建问题链推动教学逐步深入，完成新课导入，让学生在史料问题的解答过程中自然进入新知学习。

以七年级上册第 10 课《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教学为例，教师可选取栏目相关史料创设问题情境，完成课堂导入：

（秦二世）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是以陈涉（胜）……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贾谊《过秦论》[12]

教师呈现史料后，首先提出基础层级问题：根据材料概括秦二世的统治举措有哪些？这些举措反映出秦末怎样的社会矛盾？学生根据课本知识和材料，归纳出大兴土木、严刑峻法、赋敛无度等特点，进一步认识到秦二世的残暴统治造成民生凋敝，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的直接诱因。通过这一分析，学生能够理清暴政与农民反抗的内在因果关系，初步理解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的唯物史观素养。

在此基础上，教师进一步提出探究问题：陈胜“奋臂于大泽”中的“大泽”位于今天的什么位置？配合问题展示《秦末疆域图》，向学生点明大泽乡的地理位置，并补充相关历史背景。教师通过拓展史料

背景知识,帮助学生理解秦末农民起义率先爆发于此并非偶然,是历史地理与社会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借助历史地图,强化学生的时空观念素养。最后,教师依托已有分析抛出延伸设问:秦的暴政引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但这场起义最终是否取得了胜利?秦王朝的统治又将走向何方?以这一悬念式设问自然过渡,正式开启本课的新知学习。

② 情景式导入

教师可以选取该栏目中包含具体场景的史料,通过教师的语言渲染以及多媒体辅助,建构历史情境。在激发学生兴趣的同时,也能够将抽象的历史具体生动化,提高学习效率。

以七年级上册第11课《西汉建立和“文景之治”》中“材料研读”为例:

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汉书·景帝纪》[12]

栏目呈现了文景之治的史料记载。结合课标要求通过了解“休养生息政策”、“文景之治”、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的开辟、汉武帝的大一统,知道西汉从建立之初的社会残破发展到国力强盛的变化及原因[13]。得知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是了解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与影响,理解文景之治形成原因,培育史料实证意识。据此设计教学过程:

教师先带领学生疏通史料文意,再设计“西汉朝堂议政”的模拟情境,让学生分别扮演文景时期的朝臣,分两个层次展开情景探究。第一层面聚焦局面判断,让学生站在汉代臣民的视角,结合“移风易俗,黎民醇厚”的描述,概括出当时社会风气淳厚、治理秩序稳定的治世面貌,对应“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正好回应第一个问题:文景时期出现了怎样的局面。第二个层面分析原因,让学生以朝臣议政的身份,结合材料中“扫除烦苛,与民休息”“恭俭”等关键表述,梳理治世形成的原因:汉初废除秦朝严苛政令、推行休养生息国策是制度根基,文帝躬行节俭、轻徭薄赋夯实了民生基础,景帝延续既定治理思路、保持政策稳定,两代统治者前后相继,最终推动了社会风气的改善与民生的富足。

通过这种情境化的教学设计,学生不再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代入到汉代的治理场景中思考问题,既能结合史料精准概括治世局面的特征,也能更真切理解政策延续性与统治者治理作风对盛世形成作用,形成贴合历史语境的解释。

2. 实施分层梯度史料研读,适配初一差异化学情,培育史料实证素养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14]。作为教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史料在教师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学科素养的提高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史料实证素养,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而且能使学生正确认识历史问题,辩证地分析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5]。“材料研读”栏目的设计符合新课程改革的要求,能够培养学生历史学科素养,有助于学生分析历史,提高对史料的解读能力。刚升入初中的学生古文水平、文字理解能力、逻辑思维差距明显,统一的研读要求会让基础薄弱学生跟不上、能力较好的学生得不到提升。2024版教材“材料研读”栏目史料难度梯度清晰,教师可以统一采用“基础通读-精读析理-深度思辨”三层研读模式,根据七年级学生能力调整任务难度,覆盖全部学生。

第一层基础通读面向全体学生,核心目标是读懂史料字面内容。教师带领学生借助课本注释疏通古文,圈画时间、人物、核心举措等关键信息,梳理史料记录的基础史实;基础薄弱学生重点完成字词疏通、信息摘抄,保证能看懂史料大意。

第二层精读析理面向中等水平学生,在读懂原文基础上,引导学生关联课本正文,分析史料印证了哪些课本结论、解释了哪一历史现象的成因,比如分析辽朝南北面官制度史料时,结合时代背景,理解制度出现的必然性,锻炼基础史论结合能力。

第三层深度思辨面向班级优等生,引导学生辨析史料来源、作者立场,简单区分正史、文人诗歌的不同视角,明白史料带有时代局限,学会辩证看待文字记载,初步养成批判性阅读思维;对于普通学生不作过高思辨要求,保证分层适配初一学情。

3. 优化梯度问题链设计,层层递进培养初一学生历史解释素养

历史解释是初一学生最薄弱的能力,2024版教材栏目自带分层提问,但教师不能局限教材原有问题,需要以史料为核心搭建由浅入深的递进问题链,循序渐进训练学生分析、评价、归纳能力。

以七年级上册第9课《秦统一中国》一课第二子目“巩固统一的措施”史料为例设计四段式的问题链:第一层级为基础提问,要求学生阅读《史记》中的这则记载,概括秦始皇为巩固大一统推行了哪些具体举措,重点训练学生从原始史料当中提取关键信息的能力;第二层级分析提问,引导学生结合课本所学内容,思考秦朝刚刚完成列国统一之后,为什么要推行度量衡、车轨、文字的统一,让学生试着分析这些政策出台的现实时代背景,以此锻炼学生的历史因果分析能力;第三层级辩证提问,启发学生多角度思考,简单评析“书同文、车同轨”这类巩固统一措施带来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强力推行统一标准,在当时会给社会带来哪些现实压力,训练学生一分为二评价历史举措的思维;第四层级升华类提问,让学生梳理从春秋战国分裂割据,再到秦朝完成制度与文化整合的发展脉络,概括早期中国走向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着重训练学生宏观归纳历史规律的能力。

整套问题链从史料表层的史实信息,逐步过渡到历史现象的内在本质,能够慢慢改善七年级学生只会摘抄史料原文、不会独立分析说理的学习短板,循序渐进地提升学生的历史解释素养。

4. 开展主题式小组合作探究,涵养七年级学生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不能依靠教师口头说教,需要依托史料开展自主交流、思维碰撞,七年级历史教材“材料研读”栏目收录了不少反映国家发展、民族交往交融的史料,适合组织四人小组开展轻量化探究活动。

以七年级上册第19课《北朝政治和北方民族大交融》“材料研读”栏目史料为例: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

——《魏书·序纪》[12]

材料引用《魏书·序纪》的记载,并配套设问:这则材料说明了什么?这则材料背景追溯鲜卑拓跋部的祖先渊源,将鲜卑先祖与华夏始祖黄帝建立谱系关联,是理解北朝民族心理与民族交融的重要史料。教师可以以此史料为核心载体,设置小组探究主题:从史料看北朝时期的民族交融。

四人小组内部进行简单任务分工,负责史料解读的同学梳理材料信息,回答栏目原始设问,读懂鲜卑统治者将本族祖先归为黄帝后裔这一历史表述;背景分析同学结合课文所学,探究北魏统治者重构族源记忆的时代动因;评价研讨同学则要辩证探讨这种历史叙事对于民族交往产生的多重历史影响。在小组讨论环节,教师可以适度巡视点拨,引导学生跳出单纯的血统真伪辨析,重点关注这份史料背后反映出的文化认同,认识民族交融并非只有习俗改革这一种表现,文化上的同源认同同样是交融的重要体现。

学生围绕史料充分交换看法,在思维碰撞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魏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并不是书本上一句抽象的历史结论。鲜卑统治者主动把自身族群纳入华夏始祖的谱系之中,反映出少数民族对中原华夏文化的认同,各民族在冲突与交往之中互相借鉴、彼此认同,共同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学生从具体的历史史实当中,真切体会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特质,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脉络。这种依托史料探究自主生成的情感认知,远比教师单向灌输的情感说教更加深刻,以此潜移默化培育学生的民族认同感与家国情怀。

5. 结语

2024版统编初中历史七年级教材“材料研读”栏目的全面修订,是新课标素养育人理念在初中入门

阶段的直观落地。新版栏目一改 2016 版教材中素材单一、设问浅层的短板，形成排布均衡、史料多元、问题分层的完整教学载体，是七年级历史课堂落实史料教学、培育学生基础历史思维、涵养家国情怀的核心依托。一线七年级历史教师只有跳出传统灌输式教学思维，深度吃透新版七年级教材栏目修订逻辑，贴合七年级学生古文薄弱、历史基础不足的真实学情，把栏目素材灵活融入课堂导入、分层研读、合作探究等教学环节，同时正视当前史料教学中难度把控失衡、运用形式单一、教师能力不足等综合问题，依托流程活用栏目、梯度设问等优化策略持续改进教学，才能把七年级“材料研读”栏目资源用深、用透。以此推动七年级历史课堂从单纯知识点背诵，转向分层素养培育，帮助刚步入初中的学生建立理性完整的基础历史思维，真正实现历史学科立德树人的根本育人目标。

参考文献

- [1] 钟启泉, 崔允漷. 核心素养研究[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8.
- [2] 叶小兵. 新修初中统编历史教材的新特点——以七年级上册教材为例[J]. 历史教学, 2024(8): 3-7.
- [3] 赵恒烈. 历史思维能力研究[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15.
- [4] 蔡妍. 高中历史教学中史料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 [5] 洪波. 史料实证素养视角下的高中历史教学探析[J]. 中学教学参考, 2021(10): 75-76.
- [6] 石鸥, 张文. 学生核心素养培养呼唤基于核心素养的教科书[J]. 课程·教材·教法, 2016, 36(9): 4-19.
- [7] 何瑛. 中学历史教学与史学研究[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8, 31(11): 5-9.
- [8] 赵克礼, 徐赐成. 中心历史教材研究与教学设计[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8.
- [9] 何成刚, 沈为慧. 材料解析题中的“材料”与“问题”[J]. 历史教学(中学版), 2009(2): 39-41.
- [10] 余柏青. 历史教学论[M]. 海口: 海南出版社出版社, 2008: 42.
- [11] 张琼, 胡炳仙. 知识的情境性与情境化课程设计[J]. 课程·教材·教法, 2016, 36(6): 26-32.
-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4: 60, 65, 111.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日常修订版(2022 年版 2025 年修订) [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 13.
- [14]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44.